

在做饭和外卖之间

他们选择了菜市场“代炒”

代运营、代收费、代工、代办、代购……付费找别人代替自己完成某件事,已经十分常见了。

应市场需求的变化,近日,上海、深圳、浙江等多地的菜市场内出现了“代炒菜”业务,顾名思义,就是帮着顾客把菜炒好,在菜市场买好菜后,只要在“代炒菜”档口付上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的手工费,就可以实现“从摊贩手中接过新鲜食材,拎着热乎的现炒饭菜回家”的全过程。

听起来像是把“餐馆”搬进了菜市场。在浙江义乌,一家十月份刚试营业的“代炒菜”档口如今已经需要每天都排队等加工,这项新服务你会选择吗?能在更大范围内推广吗?形成产业化发展需要哪些支持?

上海浦东永泰路1988号菜市场,晚上6点半是餐饮档口老板李冬和厨师最忙碌的时候,20平方米左右的档口外,用餐区已经坐满了顾客,还有一些老街坊买好了菜直接送过来,等烧好后带回家吃。

代炒一个素菜收六元

在外卖、餐厅及商超预制菜之间,“代炒菜”服务悄然兴起。

李冬的“代炒菜”小档口是在三个多月前开起来的,当时正好赶上菜市场改造升级,做了十几年餐饮的李冬觉得新的机会来了。按要求办好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卫生许可证等证照后,李冬以酸菜鱼为特色主打的“代炒菜”档口正式迎客。

李冬说:“因为上海这个地方,特别是上班族,在家里烧饭



不具备这些条件。所以市场里就慢慢有像我们(代烧菜档口)这样操作的。而且我们不像以前做餐饮店,顾客来两三个人,感觉点一个菜、两个菜,有点不好意思。我们这就不存在,你就哪怕来炒个土豆丝,炸一个排条,对我们来说都是一样的。”

代炒一个素菜收费六元,复杂一些的荤菜小炒十二元,如果只买了鸡、鸭、鱼这类主菜,李冬的档口还提供包括蔬菜在内的配菜服务。

李冬说:“如果用我们的辅料,就再加个几块钱。我们用的味精、鸡精都是品牌的,标准已经提得很高了。”

“他们烧得好吃,自己烧不好吃”

除上海以外,类似的“代炒菜”服务也已在浙江、深圳、江西等多地出现。今年10月1日,浙江义乌新马路邻里市集正式推

出了厨师“代炒”服务。

今年60多岁的王大爷是第二次来这里让厨师“代炒”,代炒的菜香是一份大肠。

王大爷说:“我天天来买菜看到的,我就住这隔壁,他们比我们自己烧得好吃,他们食材也处理得很干净,家里也有几个菜要烧的,但是这种菜就是他们烧得好吃,我们自己烧不好吃。”

口味是一方面,相比于普通的饭店或者外卖,“代炒菜”意味着更新鲜、更实惠,想吃什么自己在市场买好,洗、切、炒的全过程都清清楚楚;和固定找家政阿姨烧饭相比,“代炒菜”这种模式也更加灵活。江西萍乡市九洲随便餐馆的老板陈鹏几年前就开展了这项业务,眼看着大家的接受度越来越高。

陈鹏说:“刚开始就3家店,然后随着每天在这里吃饭的人越来越多,慢慢地就有了8家店,可能也是他们觉得这里方便,食材新鲜,现炒、现买、现切,没有冻的菜、预制菜之类的东西。”

“代炒”档口是怎么做起来的

不过,如果以产业链的视角来观察“代炒菜”,会发现它的出现并不是偶然。浙江义乌新马路邻里市集市场管理员金景秀认为,围绕着菜市场周边的住户画像是什么样的?有没有现实需求?是“代炒菜”能否发展起来的最重要的条件。

金景秀介绍:“先有这个想法,调研发现这个确实可行,不光我们经营者要有这个理念,消费者这个理念也要跟得上。通过市场调研,周围一公里,我们这周边上班的人比较多,在家里的老年群体也比较多,对年轻人来说下班回去炒不来,对老年人来讲,年纪大了,手脚不方便,也太费时费力。像大一点的城市有商铺、超市,它们是已经切好、包装好,当时我们经过调研发现,群众接受度还不是很高,还是想要

现亲现切的。然后我们提出一个设想,就联合这些经营户搞起来。”

菜市场正在迭代升级

在金景秀这样的市场管理人员看来,培养、呼吁商户的协作十分重要,其背后折射出的是服务理念的变化——传统菜市场如何向“农贸市场+”转变。

金景秀说:“‘农贸市场+’的一个改革试点,现在我们到菜市场,不仅要买菜,可能还要去买点超市里的东西,我们会加一个超市。像有些地方周边医疗资源不多,有需求的,我们可以加一点医疗。等于是我们提出了理念,然后让经营户去落实这些东西。现在蔬菜会帮你清洗,牛肉会给你切片。所以像我们市场卖牛羊肉档口,这个大小的市场,一家就足够了,现在是三家。”

软件之外,还有硬件的升级改造。为打破人们对传统菜市场“脏乱差挤”的认识,许多地区开始“重构”菜市场。例如,截至今年8月末,上海浦东已完成25家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,李冬说,自己所在的永泰菜市场,干净整洁,不仅有空调还有专门的休息区,自己的小档口也纳入了市场的通风、排烟系统。

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、广东省食品安全保障促进会副会长朱丹蓬认为,从当下的市场需求来看,“代炒菜”是一个能够满足个性化需求的新业态,未来需要通过配套服务的提升,进一步引导,让行业走向规范化、专业化及品牌化的方向,以获取更广阔的市场空间。 据《半月谈》

每天听课打卡做笔记完成任务 花成千上万元“练功”买保健品

痴迷养生局的老人

戴着老花镜,全神贯注地盯着手机屏幕,上半身几乎完全伏案。屏幕上,一位自称“养生大师”的主播口若悬河地讲述着各种养生秘诀,主播讲到哪,老人的笔记就跟着写到哪。一节课结束,老人很快完成每节课后的答题领奖,兴致勃勃地跟家人说:“看,我又领了3毛钱。”

这已经成了湖南长沙72岁的任琳过去半年间的常态。半年前,任琳无意间在“朋友圈”推送中刷到一篇养生文章,点进去看完后,她觉得写得挺好,便关注了这个公众号。很快就有“养生助理”加她好友并拉她进了一个养生群。群里每天听课打卡,正确回答问题后会返现0.3元到个人账户。

记者近日调查发现,像任琳这样沉迷于网络养生局、花钱买课、疯狂记笔记、购买养生产品的老年人不在少数,他们中有不少人认为“现在买课总比以后经常跑医院要花得少”。在网络直播普及的当下,不少老年人的养生“战场”转至线上,通过各大平台获取养生保健知识。一些不法分子看中了老年人的养生需求,在网络直播平台大肆兜售所谓的“健康课程”,销售价高质劣的

保健品。

养生课程量身定制 高价销售保健食品

许女士给记者展示了这样一张视频截图——“中医内科主治医师”“国家级营养师”“健康管理师”……名号众多的主讲人正在传授健脾、强肾、排毒功法。视频背景是养生课栏目“遇见中医”,左上角有某电视台标志。

“主讲人自称上过央视,但根本查不到相关节目;自称主治医师,但从来没提过是哪家医院的。”许女士说,年轻人一看就知道是假的,但老年人不容易分辨。

记者调查发现,一些不法分子瞄准老年人群体,捏造“专家”身份,在短视频平台、私域直播中大肆宣讲养生知识,诱导老年人加入网络社群,随后对入群者“洗脑”,宣称所售保健品“功效强”“用料稀罕”甚至能“防癌”等,诱导老年人花钱报课和购买保健品。而事实上,其所售保健品或是“三无”药品,或在其他平台低价就能买到。

重庆市民吴女士也在为沉

迷于网络养生局的母亲发愁。吴女士的母亲今年80岁,可能因为经常在手机上听小说,不经意间点到了某个广告,一自称“遇见养生课助手”的账号主动添加其为好友,并将她拉进一个养生群。群里每天都会发布养生视频,讲师简单介绍养生知识后,就开始宣传推荐一些养生产品。母亲听了几节课后,就对讲师深信不疑,买了不少其推荐的产品,前后花了上万元。

“有一款叫火x贴的膏药,1380元5盒,讲师宣传时可以说预防急性心肌梗死。卖家是通过快递到付货款收费的,收费账单里只显示快递费。老人贴了膏药后皮肤红肿发痒,起了一片红疹子,也不想去医院看,跟对方咨询后停了两天接着贴。”吴女士说,家人试图向老人科普这些“三无”保健品的危害,但一直劝说无果。

层层考核诱导入局 老人沉迷深信不疑

今年5月23日,安徽省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宣判一起诈骗案。程某山、迟某军、王某红

等10名涉案人员被认定诈骗罪,分别被判处3年到13年6个月不等有期徒刑,并处罚金。

经查,只有初中文化的程某山,2019年6月在河南省郑州市注册成立了山子传媒有限公司,自任法定代表人。他找来只有高中文化却能说会道的迟某军担任讲师,将其包装成拥有多个虚构头衔的“养生专家”,如“抗癌防癌专项基金会秘书长”“航天营养运动学专家”等,在短视频平台、小型直播App、私域直播等渠道开直播,看似讲授养生知识,实则兜售保健品。他们在直播和群聊中持续对老年人进行“洗脑”,一些普通保健品被虚假宣传成“养生神品”价格翻倍。例如,一款出厂价约18元每盒的胶囊保健品,被以每套(6盒)499元价格销售,共售出6万余套,销售金额为3000余万元。

为防止骗局被揭露,上述团伙锁定了一些小型直播App和私域直播,采取地方产品代理商“拉人头”的方式,通过设置密码进入直播间“听课”。代理经销商将密码告知各自的老年人顾客,老年人顾客才能进入直播间。

记者调查发现,像这样层层引导,严格把关在多个养生类直

播间均存在。

来自辽宁的梅先生因外婆沉迷听养生课并成批购买“能治百病”的保健品,便尝试用小号打造老年人人设加入外婆所在的养生群卧底。他告诉记者,一开始,可免费看录播课,答题后能获得小额红包(0.3元左右),“这些课程都是很浅显的中医理论知识,网上一搜全都是”。等用户有一定黏性后,养生助理或班主任提出可以让他加入养生社群,需要交一定学费,“最开始是1元解锁,一周后继续听课要交上千元”。加入这一层级的养生课群后,才有机会接触养生课直播,和“讲师”有交流机会。

“进入产品群的老年人对他们已经十分信任了,基本上他们宣传什么就买什么。”梅先生近80岁的外婆不久前就强烈要求家人给她转账3000多元,买一款对方推荐的“牛髓粉”,称小到头疼脑热,大到癌症、肿瘤都能治。“外婆天天喝这个粉,结果我一查配料表,明晃晃地写着‘豆奶粉’。喝了一段时间,对方又出了更贵的虫草粉,没完没了收割老年人的钱包。”

(文中受访老年人均为化名) 据《法治日报》